

福建的冰心文学馆创办人之一、文学研究者王炳根是我同乡,得武夷山出产名茶的地利,识茶、好茶、饮茶、沏茶,在坊间颇有知名度。每有相聚的机会,同好者便以他为中心围坐,听他神侃茶道茶艺,看他有板有眼地沏茶,欣赏他在整个过程中不辞辛劳的投入和愉悦,黄昏方散。他从来是乐此不疲,详尽讲述随身携带的种种名茶:哪一包产自哪片山、哪棵树,采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以会有桂圆、荔枝、糯米、茉莉……种种香味,我听得入神,常常瞠目结舌,形同白痴。那时,我写毛笔字的兴趣还在,听说他为了经常与茶友欢聚,专门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一间茶室,我特地写了“第一好茶”四个毛笔字寄去助兴。其中的“好”字,有两种读法:读作上声,指他享用的、送人的、收藏的是“第一好茶”;读作去声,指他是“第一好茶”之人。

茶与烟、酒一样,是人们满足基本食欲之后的嗜好,有很大的普遍性,却又因为各人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我因为能力的限制,一直无缘进入发财致富的行列,对烟酒茶虽然也有

第一好茶

陈世旭

过嗜好,但趣味始终处在粗俗低级的水平。

学会抽烟是在乡下,抽的是当地人的黄烟:竹烟筒,中间吊个小布袋,烟斗装了烟丝,只够抽一口,敲掉,接着装烟丝。后来进了县城,隔三差五熬夜写公文,开始抽卷烟,平均一天至少两包,都是最便宜的那种白纸盒烟。嗓子、牙齿都熏坏了,只好戒掉。

学会喝酒也是在乡下,喝的都是当地人自酿的烧酒,热辣如火,入口即浑身滚烫,甚是过瘾。从此喝酒,只问是否热辣,至于名头、价格之类,概不介意。倘若主人盛情,款待以“国际的”“世界的”“香飘百年的”“名人要人非此不喝的”,很惭愧,我只能是暴殄天物。用我插队地方的土话说:“乌龟吃大麦——糟蹋。”

茶在我这里完全属于“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宋·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



枣花)》——实用性的那种。口渴了,一通牛饮,摸摸胸口,长出一口大气,上下通泰,如此而已。至于是不是琼瑶仙芝、宫廷贡品、祖传秘制,愿意洗耳恭听,但只当勾栏瓦肆传奇,听过即忘,如风过耳。

客居岭南之后,有朋友热心告我,此间某市,众多富豪藏有巨量名茶,老树普洱几十万元一饼。富豪们时以斗茶为乐,一泡茶价以万计。

说起这些,朋友艳羨不已,似乎仅仅是知道这些,也十足沾光,许诺有机会一定领我去开开眼界。

有钱当然好了,只要来路合法,无可非议。我私心只是认为,人以群分,对于那些高不可攀的群体,犯不着觊觎,所谓“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更不必激动。虽然向往财富、向往成功,是时人的主流价值观,但一

个人保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不拿自己无法企及的别人的标准当生活目标,至少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

茶是世间万千草木的一种,其特性被发掘后,经历代风雅文人渲染,饮茶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进入广泛流通,又染上了商业色彩,各种品类竞相以天下第一自封,其买卖的价钱远大于其本身的生物品质乃至我们常人可以想象的附加值,对有些人群来说,喝茶的意义更多的已在财富、地位、荣耀之类的社会和心理层面上了。

我给炳根兄写“第一好茶”,不过是朋友间的一种善意的戏谑。炳根兄享用的、送人的、收藏的是不是“第一好(上声)茶”,以及他是不是“第一好(去声)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打趣,炳根兄并不会当真,当真了,就难免“憋大”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所谓“第一”,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出来的。在某个范围是“第一”,在另一个范围可能是最末。如此看来,世界上凡以“第一”为标榜的,无疑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愚蠢,无论人、事、物。

以要特别注意……

房某又打断刘医生的话:别整那些没用的,说吧,我还能活几年?

刘医生一愣,心想和这个病人打交道怎么老是处于劣势呢?很被动,应该是医生比较主动,病人一般都是听“医嘱”的。可是刘医生怎么敢说“一般能活两三年”呢?于是,

他不为所动,坚持“整那些没用的”,耐心地说:是这样啊小伙子,要看病人的体质,也要看药物对病灶的作用,更要看你有没有耐心和病魔相伴,因人而异的……刘医生就是不明说房某能活几年。

房某叹息:刘医生,您还是整那些没用的。别整那些没用的——就是直奔主题,就是不弯绕,就是不兜圈子。东北人表演的小品和二人转里,凡是不想听对方絮絮叨叨,一定会说“别整那些没用的”,敦促对方直接说,快快说。

我是很欣赏这句话的,人跟人之间不要“摆花斑”,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虽然有时候直接说出实情会伤到人,尤其是触及对方的不幸遭遇,但是我认为还是比七绕八弯好,还是比说一大堆没用的好。再说了,对方总会知道真相的,你不说,别人会告诉。

别整那些没用的

童孟侯

我很欣赏一句东北话,叫作:别整那些没用的!它表现东北人那种豁达、直截了当的脾性。

我的一个朋友住院胃部微创开刀,他告诉我邻床的那位二人转演员房某的事情:房某胃不舒服,上台吃力了,翻不了跟头,在沈阳看过医生不放心,又到上海这家著名三甲医院复查。刘医生说:开刀吧,病情不轻,不能拖了。医院很快安排手术,手术也很成功。刘医生查病房时,房某问:刘医生,我的胃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啦?

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可是,房某偏偏不是良性。这个当口,医生一般是逐步告诉病人,有个缓冲,有个心理准备,不采用突如其来。刘医生温和地说:小伙子,你的胃里的癌细胞呢,出现了比较……

房某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吧,我的胃咋样了!

这时候,恰恰是最需要医生来“整那些没用的”,先迂回,再靠近,最后慢慢说出实情。既然这个姓房的病人着急,刘医生也急了,说:你胃里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所以我们把你的胃全部切除了。今后,你要多顿少吃,肠子的消化功能毕竟不能和胃比,所



自来水接根皮管,大庭广众就开始洗澡了。全然不顾被匆忙路过的行人看白戏。

我家楼下的李家,大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每逢夏天放暑假必回上海,他深受我们这些小孩的欢迎,我们搬张小板凳围坐在他身边,他就会跟我们讲水浒,讲三国演义。

父母有时也会带我们去逛夜马路乘凉,远的走到中苏友好大厦,近的就到市少年宫或美丽园。夜深了,乘凉的人渐渐散去,我们回家点上蚊香,每人摇着一把蒲扇,摇着摇着就进入了梦乡。将睡未睡之时,耳旁不时传来20路电车开过的声响,还有穿着木拖鞋的路人蹒跚蹒跚的走路声……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夏天。



柳下风来 (中国画) 李知弥

眼睛一眨,春天好像还没来得及好好体悟,夏天就接踵而来了。现在生活条件好,气温再高,在屋内空调下,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或看看书,悠然自得。说到室外,天气再热,逛街的、玩耍的照样不亦乐乎。夜幕降临,路边大排档的食客尽管大汗淋漓,可照样吃烤串、吃麻辣烫,外加冰啤酒,好不惬意。南京路、淮海路更是不到深更半夜,人流就不会停止,这就是上海人的消夏图。

也许是人老了,老要回忆过去。尤其是拿过往和今日比较。比着比着,就觉得今日之夏天总缺少一点什么。

回想我们的儿时,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家

夏天的回忆

陈造奇

住静安寺附近。每到夏天,烈日当空,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上就会有知了不知疲倦地“热煞了,热煞了”叫个不停,引得我们男孩子千方百计地去捕捉。夜幕还没有降临,南京西路沿街的住户就会拿出一盆盆冷水洒在人行道上降温,紧接着又端出各式竹椅、躺椅、小桌,抢占有利位置。天刚黑,他们就端出饭菜,边乘凉边吃饭。酒足饭饱,接下来就是喝茶聊天或打牌下棋。当时电视机和半导体收音机还是稀罕之物,所以听收音机看电视的几乎没有。也有的居民从家里的

翻开这本《风骨》之前,我在脑子里做了很多设想。舒晋瑜是一位在文化圈,尤其在文学圈颇有影响也很有成就的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那么,她刚出版的这本名为《风骨》的新作品,副标题是“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又是如何追忆,如何思索的呢?换句话说,她是用什么风格和方式来书写这个“风骨”的呢?让我没想到的是,翻开这本书,一下就读了进去。

可以这样说,对读者而言,这本《风骨》似乎有一种巨大而又无形的吸力。这种吸力还不仅是来自平实而又细腻的讲述语言,同时也来自于作者深入,但并不故作高深的思考,以及她坦诚的表达方式。仅就这几点,面对所追忆与思索的对象,大都是鲐背之年且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界和文学巨匠,就非常不容易。因此,我由衷地佩服晋瑜。她在记述与这些学人的接触时,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记者,也不是简单的采访,这就使她

与这些采写对象在心灵上的沟通与碰撞所形成的形而上的时空,已经远远大于采访和接触时的物理时空。应该说,这种写法也曾有人有过努力的尝试与追求,但很难达到。尤其面对这样一些学界、文坛的耆宿,尽管晋瑜已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记者,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但她毕竟还相对年轻,况且这些巨匠也各有各的领域,但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出,她与每一位学人的接触以及对他们的成长过程、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与地位都举重若轻,甚至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从容地讲述出来。这也正是她作为一个记者,实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与其他同行的不同之处。她的思考

与思辨,表述与表达都是以文学的方式,或者说是舒晋瑜式的方式,如此一来也就使她的采写对象有血有肉,给人的感觉呼之欲出。

以我这样一个媒体外行来看,这种“专访”往往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采访对象的对面,我问,你答,你说,我记,也就是所谓的“录音笔”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记录得很精准,但有一说一,说一记一,仅此而已。另一种方式则是站到采访对象的角度,感受他的感受,思考他的思考,悲喜他的悲喜,过往他的过往,以自己的心灵去与对方的心灵沟通,而且在沟通的同时发生碰撞。前者,此处不做评判。但我觉得,晋瑜是属于后者。惟其如此,她在这里的追忆与思索才深,且沉,而且饱含情感。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在随着作者的采写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她的笔触,与她一起穿越在不同的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而

随着这样的穿越,她所记述的一位位学人,也就真真切切、眉目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们是巨匠,其实也是普通人。我试图用一种表现手段来描述作者的这种写法。也许,是用一种像素很高的相机拍摄的黑白照片?朴实,真实,没有刻意的色彩。但似乎还不准确。抑或是用一种工笔的手法画出的写意作品?似乎还不太全面。也许可以这样说,作者是以这样的黑白照片为依据,然后用工笔手法画出的

一幅幅写意作品。这,也就是她在本书中,对一位位学人的追忆与思索。因此,这是真实,也很坚实的“风骨”。(《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舒晋瑜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学群声喝止——在这种时刻,怎么能做出这么“有悖天理”的事来!呜咽声还是点滴出现了,并迅速传播开去,最终汇聚成一片,并且随着开车铃声的响起而到达高峰。无数只手伸出来了,挥动起来了,无数只脚也移动起来了,正如这个季节成熟的麦浪,涌动翻滚。

抽泣声随着这趟列车的离去被延伸到了站外,与下一波进站的同学相遇,大家穿梭往复,共同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漫步回校,喘息未定,又在询问下一班离去的列车。在蝉鸣声中,送行的同学越来越少,宿舍里也慢慢地有了回音。前程就在此地的同学,就像守道者一样,送走最后一位同学,护持大家四年的馨香。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今日道虽长,却已不再阻,但记忆中的“生别离”,却总是在这个特殊的季节被一次次唤醒。

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责编:郭影

明刊
《带着特殊的联结开始远行》。